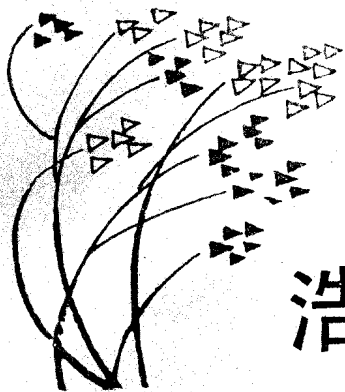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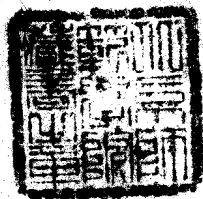
浩然选集

三



浩然选集 3

百花文艺出版社



21008906

1008906

浩然选集(三)

浩然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20 3/4 插页4 字数460,000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书号: 10151·717 定价: (平)3.25元(精)4.50元

DD-246

目 录

第三卷 短篇小说

道 口.....	3
青春的脚步.....	11
山沟里的小姑娘.....	33
火车上.....	45
采桑叶.....	59
机灵鬼.....	69
晨 雾.....	85
爸爸当队长.....	99
弯弯绕的后代.....	119
误 会.....	137

第四卷 儿童文学

勇敢的草原.....	157
枣花姑娘历险记.....	241
长城的子孙.....	309
七岁象嫩芽一样.....	373

第五卷 故 事

胖娃娃	463
川 川	474
三次巧遇	487
七月的雨	493
用布片包着的孩子	498
弟弟变成了小白兔	504
花皮大西瓜	510
丫丫看鸭	528
一粒砂	535
两个“电影迷”	545
玲玲摔倒以后	551
幼儿园的小虎	553
蓝蓝的天空	556
好孩子和坏孩子	567
买冰棍儿的小翠萍	583
飞来的祸	590
奶奶和煮鸡蛋	596
秋风吹	599
看 戏	605
苗	607
大主意小传	612

第六卷 散 文

两只小蝌蚪	623
-------	-----

书 迷.....	632
怀念巴人.....	651

第三卷

短篇小说





道 口

这儿虽然是城郊，却很偏僻；方圆三五里的地盘之内，除了庄稼地，就是果树林；看不见村落农舍，听不见鸡啼狗叫，唯有两条交叉着的沙石车道，偶尔能有来往的行人出现。那一间孤伶伶的红砖房子，耸立在从道口缓缓隆起的山坡上。老护林员就住在这儿，已经整整地住了十五年。即使进入结冰飞雪的季节，他也不肯离开。今儿个倒是个例外，他不仅离开了这里，而且足足半天的光景没有转回来。

给他替班的老伴儿，这当儿正站在寨子跟前的鸡窝上；那两只有点儿昏花的眼睛，焦急地望着左边那股道上最尽头的白杨树。她的稀疏而又灰白的头发里，被晌午的太阳晒得冒出了汗水；两条有点儿曲弯的腿，也站立得很酸麻。她心里暗自地抱怨着护林员：

“怎么还不见老东西的影子呢？一个制订守纪律公约的党小组会，能开这么久吗？你真不知道，我得快回村去，有好多紧要的事儿办吗？起了晌，我们‘老太太学雷锋小组’，要给猪场饲养院洒灭苍蝇的药水，我可不能缺勤呀！人家都知道，我是合作化那阵儿的‘爱社如家’的模范社员，如今人们都在用实际行动恢复着好作风，我不多立点新功，合适吗？等孙子下

学回来，还得让他接着茬儿给我们讲维护新秩序的法令呀！谁都知道我是土改那会儿的‘除奸能手’，如今大伙儿都盼着安定地搞四化、过日子，我不为这个任务效点力，应当吗？你呀，你呀，说不定又替谁家办好事儿去了，光顾自己先进，不管我，这对吗？……”

她这样喃喃咕咕地想着，抹抹滚到脑门上的汗珠儿，活动活动腿脚；再一次抬头远望的时候，脸上不由得露出了笑模样。她瞧见，老头子突然间出现在道口上。她想，到底是骑自行车比用两只脚量走得快当，还没见老东西从白杨树那边露出影子，就象从地里钻出一样地到跟前了。她赶忙从鸡窝上跳下来，快步走进屋；两只手麻利地收拾好东西，放进荆条编的篮子里，又搁在门外边的窗台上。她打算跟老头子交代几句话，提起篮子，就立即往家里走。

没有听到自行车的飞轮响，也没有听见脚步声，更不见老护林员迈步进来，这是怎么回子事儿呢？

她紧迈几步，迎到排子门口，朝外一看，象小姑娘那样，害羞地微微一笑。她看错了，来到她跟前的，是一个年纪并不老的过路人。

过路人没有骑着自行车，在道口犹豫一下，就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提着车子后衣架，挺费劲地从下边往山坡上推。

护林员老伴儿瞧见过路人活象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浑身都被汗水给泡透了，的确良的褂子和人造棉的裤子，都紧紧地贴裹在背上和腿上；肩头和裤角的地方还沾着几片紫穗槐的绿叶和猫眼睛花瓣儿。

她用一种怜惜的声调问：“喂，你把车子给骑坏了？”

过路人一边往坡子上推车，一边象拉风箱那样，呼嗤呼嗤

地喘着气，回答说：“唉，我今儿个倒霉到家了……”

护林员老伴儿，把过路人迎进用各种树枝围成寨子的院子里。她瞧见自行车是崭新的：架子黑油油，轱辘亮晶晶；把套是用绿毛线织的，座垫是用红灯芯绒缝的，就以一种指责的口气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哪，就是没个正形儿。政府一个劲儿宣传要留神交通安全，要遵守公共秩序，可你们，偏偏抖神儿、骑快车！坏了吧？”

过路人放下车，用手掌把脸上的汗水捋了一把，有几分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是骑快车闹坏的……”

“别嘴硬啦！啥事儿也瞒不过我的眼睛！”

“真的，是我把车钥匙丢了……”

“啊，丢了钥匙，丢在哪儿了？”

“城里边……”

“唉，为啥不小心点儿呢？那钥匙要是找不到可咋办？万一碰上个坏心肠的人，拾到钥匙，把车子推走，又得给公安局的同志添麻烦呀！等会儿派出所的杨同志来了，我非让他批评你一顿不可！”

过路人听到这句话，看老人家一眼：“您别逗了，他能到这儿来吗？”

护林员老伴儿故意绷着脸：“咋不能？他一天要从这儿过几趟，不来喝口茶水，也得抽一锅子旱烟！”她又哈哈地笑，“别怕成那样，我不给你说，下次长记性，再别丢东西就是了。”

过路人咧嘴一笑，问道：“您这儿有改锥吗？”

“找改锥干啥呀？”

“我把车锁拆开，好骑着赶路。”

“哟，挺好的一把锁，拆开多可惜。等一会儿，我家老头

子回来，你骑上他那车先走，让他替你配一把钥匙，回头再把车换给你。别看他老白毛了，手可巧哪！”

“谢谢您，不用麻烦啦……”

“这有啥烦麻的呀！你没见过我们那老头子，总该听说过他吧？他在这儿守了十五年林子，帮不认识的人干了多少好事儿呀！有一回，十冬腊月下大雪，一个过路的人病倒在道口上了。他奔过去，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袄，给人家裹上；光着膀子，把人家背到村子里的医疗站去的……他在全公社出了名儿，倒不光是因为专学雷锋办好事儿，他勇敢着哪！那一年，有三四个专搞打砸抢的坏蛋，把老县长给绑到这个树林子里，要给收拾死。我家老头子，单人独马，跟那几个人拚，救下了那位领导人。至今，他那手腕子上还留着两条子大疤拉哪……”

过路人眨眨眼，好象没有心思听这些话，敷衍地点点头之后说：“我不能再等了，我得赶快给我妈去抓药，要不就没救了……”

护林员老伴儿听到这句话吃一惊：“哎呀，要有这样大的事儿，拆一把锁倒也值得。等我给你找找改锥去！”她这样说着，转身进了屋；在桌子上、抽斗里，到处找个遍，好不容易在炕席边底下找到一把生了锈的大改锥。她高兴地转身往门外走，发现那辆丢了钥匙的自行车不在院中央了，已经被过路人推到西房山的下边。她一抬眼，又瞧见那个排子门被关上了，过路人正一手拧着小褂子上的汗水，一手在寨子上扒着缝儿朝外张望。老人家收住步，心里打个沉，机警地想：

“这个人真怪，不把车子放到树荫凉里，反而推到西边太阳地晒着去了？他急着要赶路，怎么还把排子门儿给关上了？那寨子并不高，他不用翘脚就能往外看，为啥偏偏蜷着腿、弯

着腰地扒寨子缝呢？还有，在大道上走路，哪会沾一身树叶子和野花瓣儿呢？车钥匙是在城里丢的，干吗跑到好几里远的地方来拆锁呢？……可别是干坏事儿的人，拿我这个地方当防空洞，把他给放跑了哇！……”

她这样在脑子里急速地判断着，见那个过路人直起身子，要转回来，便急中生智，顺势地把手里拿着的改锥塞进窗台上的篮子里。

“您的改锥呢？”

“真不巧，到处都翻遍了，也没个影儿。”

“我帮您找找看！”

“老头子就讨厌别人乱翻他的东西。等一会他就来了……”

“人命关天的事儿，哪能这么磨磨蹭蹭的！”

过路人这么急赤白脸地说着，就很不客气地闯进屋里，唏哩哗啦地到处翻找起来。

护林员的老伴儿一见过路人这副架势，越发肯定他不是个好人。这可就让老人家为难了：扣留他吧，准扣不住；抓起他来吧，瞧那五大三粗的个子，准对付不过；自己受点伤倒是小事儿，若是放跑了他，不就让一个坏人漏出法网了吗？

过路人冲出屋，手里攥着一把整理果树的剪刀。

护林员老伴儿追上去要夺：“你别把剪子弄坏，快给我！”

过路人一抬胳膊肘，不光把老太太给挡住了，还把她闹个大趔趄。

护林员老伴儿站稳身子，压着急，忍着气，心里暗暗盘算：不能跟他动武力，得动智谋。她透过寨子缝隙，朝两边夹着树丛的道口看一眼，强烈的太阳光下，只有小鸟儿飞落，没个人影儿。这可怎么办哪？

过路人蹲在那放倒的自行车跟前，“嘎吱、嘎吱”的，费尽了力气，也剪不断那把铁锁。

护林员的老伴儿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准、更稳当，又一次试探地大声说：“别瞎使劲儿了。树林子里有干活的人，等我喊一个来帮你弄吧！”

过路人一听，“嗖”地站起身，冲着她很凶地说：“不许你喊！”随后，赌气地丢下剪刀，在院子里转圈子，要找个石块或砖头来砸那个车锁。可惜，这里是土山坡，又收拾得挺干净，难以寻到这类的家什。最后，他终于在屋门口的粪筐旁边发现一把开山镐，卸下镐头，又奔向自行车。

护林员的老伴儿一看这情形慌了神。她打算拾起那根枣木的镐柄，冷不防地朝那过路人的后脑勺猛敲一下，又担心误伤了一个不该伤害的人。万分为难的当口，她的眼睛忽地一亮，就一弯腰，抓起地下的那剪刀，轻抬脚步，移到过路人的背后去。

过路人光顾用镐砸锁，没料到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太会干什么。等他把锁砸开，就扶起车子，转身冲着老太太狡狴地“嘿嘿”一笑。

这副奸诈的鬼脸，仿佛一根针猛地刺进护林员的老伴儿的心脏。她的尊严受到严重的污辱和挑衅。她的心胸又升起一股发烫的热血，指使她不顾一切地扑向自行车。

过路人已经调转车头，一涌就到了门口，摘下排子门的钉吊儿。

护林员的老伴儿手疾眼快，在过路人拉排子门的那一倏间，一把抓住自行车的后轱辘，一手拧开了螺丝帽，拔下了气门芯；只听“滋”地一声响，那轮胎就瘪了。

过路人先被吓呆，随后发了狂，扔下自行车，拾起镐把，瞪起一双血红的眼睛，朝老太太蹿过来。

护林员的老伴儿早有准备地跳出门口，一边朝山坡下飞跑，一边大声嘶喊：“抓坏人哪！”

过路人一看不妙，举起手里的镐把，狠狠地朝老太太的后边投过去，就空着两只手，钻进那莽莽苍苍的树林子里不见了。

“坏人在树林子里，快抓住他呀！”

护林员的老伴儿边跑边喊，一下子撞到一辆自行车上。

自行车戛然停止。从车上跳下来的那个人，大个子、红脸膛、花白的头发茬儿——正是老护林员回来了。

“快，快，抓坏人！自行车扔在咱家了，他自己跑了……”

护林员一惊一喜：“他跑到哪儿去了？”

“树林子里，快去追呀！”

“唉，这么大的树林子，可往哪儿去追呢？”

老伴儿一想，这话有道理，又觉得痛心、委屈，鼻子一酸，泪水转在眼眶里：“唉，全怪我起初麻痹了……”

护林员宽慰她说：“别难过，跑不了他。今儿早晨我下山的时候，就瞧见他贼眉鼠眼地往城里那边去了；刚才派出所的老杨打电话来，让发动群众搜查偷自行车的人，我立刻就想到了他；我没顾喘气，追到他家，没堵着……”

老伴儿喜出望外地问：“你真认识他？”

护林员轻蔑地哼一声：“他就是那个外号‘天生革命派’嘛！文化大革命当中，他纠集一伙子人，名义上批反动路线，实际上专干打砸抢的勾当；那年在咱这树林子里谋害老县长，就有他；这会儿又变着花招儿破坏社会治安，不让大伙儿过安定日

子。你说这号人可恨不可恨哪！”

老伴儿咬牙切齿地说：“黑心肝的狗东西，等逮住他，我非得咬他两口才解气！”

护林员说：“我得马上到他家去追他，免得时间一久，他又赖帐。”

老伴儿说：“我早就留心眼儿了。我趁他光顾砸锁，就悄悄地在他那白的确良褂子的后襟上，剪了两个三角口子，算是记号和把柄！”

老护林员一听这话，嘿嘿地笑了，伸出大拇指，连声夸奖：“老伙计，你真行，这叫双保险。不愧是个老除奸能手呀！”

老伴儿倒象个小姑娘似地臊红了脸。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八日写于北京月坛

青春的脚步

青春，多么美妙动人！对革命者来说，这并不是年龄的一个阶段的形容词，而是他整个生命行程的标志。

从这个角度看邓远峰，他的青春时期是过早地开始了。

没有跟他见过面之前，我就知道了他的名字，还听乡亲们讲述过他的好多神话一样的故事。比如说，他怎样带着两个战士，化装成卖瓜的，混进国民党反动派占领的集镇，打死一个罪大恶极的伪镇长啦。比如说，他怎样独自一人，用长长的木竿一撑，就跳过国民党反动派兵营的电网，烧了敌人的火药库啦……我听着他的名字，听着他的故事，他在我的心目中越来越高大，我越来越崇拜他。我想他一定象我们县大队的那位大队长一样，又高又壮又有力气，能用一只手把放倒的碌碡扶直；也象县大队长一样，最爱用他那满腮铁丝一般坚硬的胡子茬刺孩子们的脸蛋儿。……入伍那天，我听说自己被编到邓远峰那个班里，高兴得跳起脚来了！

我跟我的班长邓远峰相见，不是在火线上，不是在宿营地，也不是在行军的中途，而是在山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里。

大队长带领着我，从我们驻扎的主村云雀岭，到沟口外边